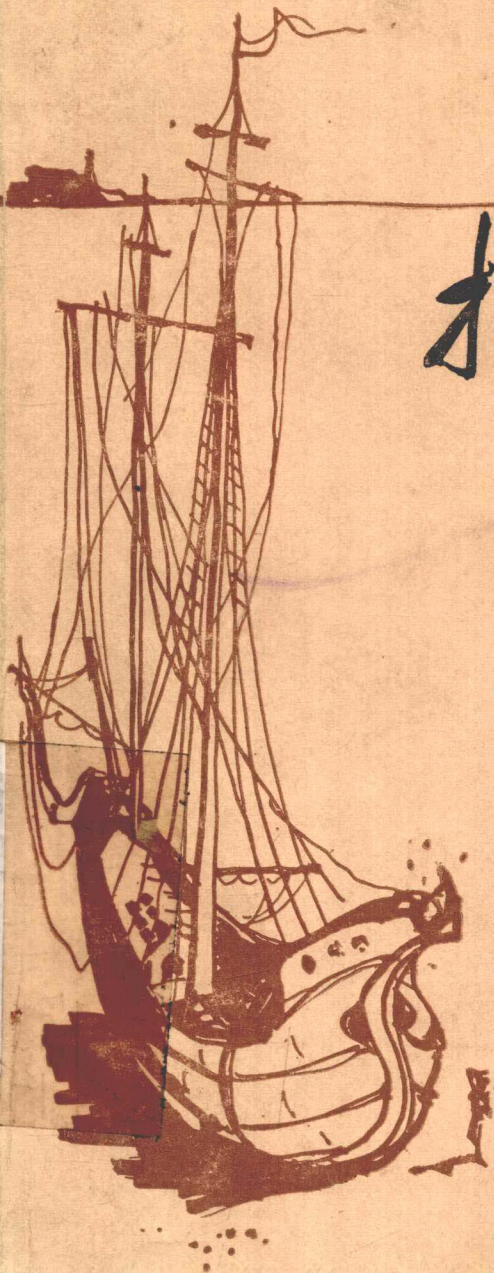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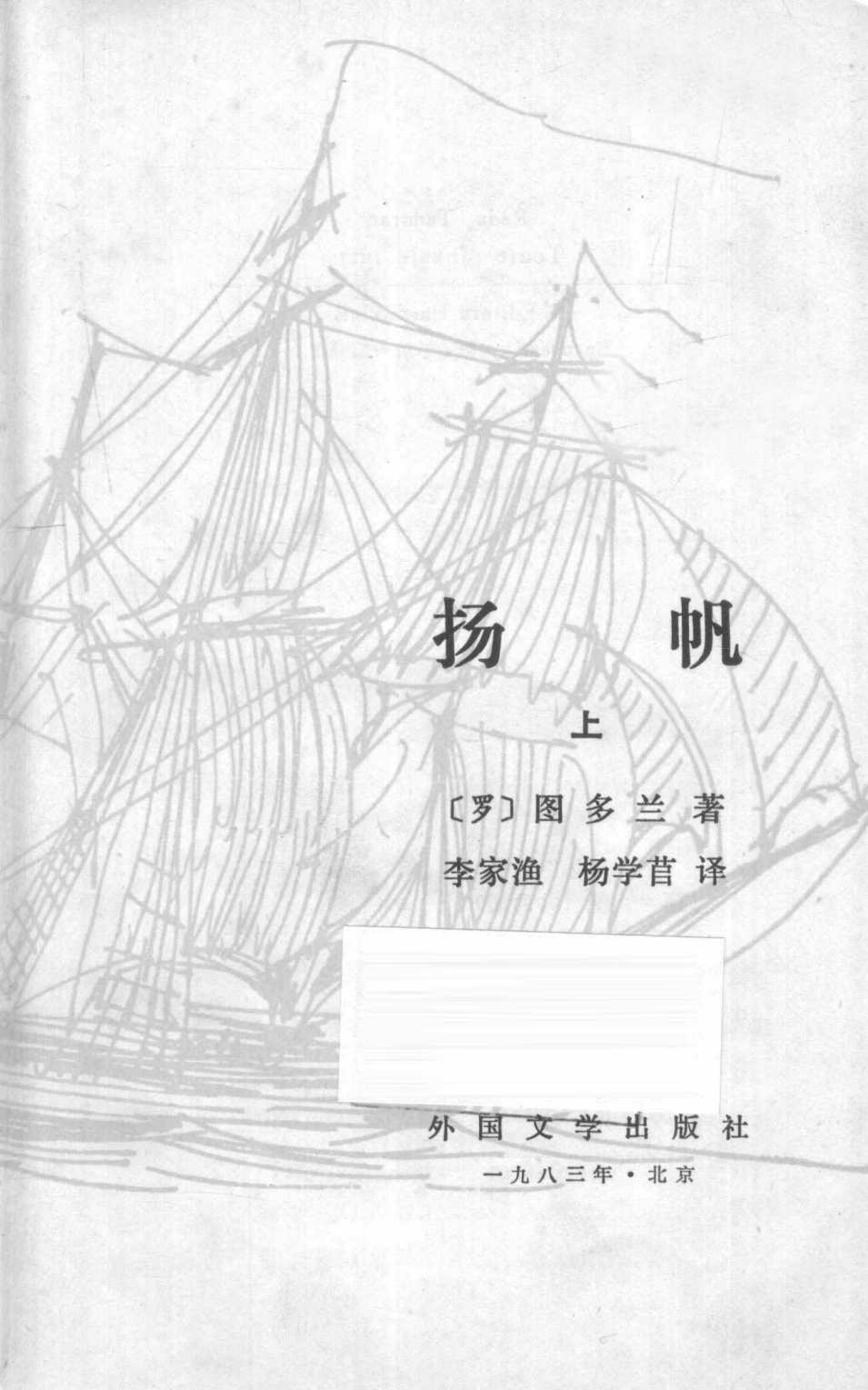


扬帆

上

图多兰 著





扬帆

上

〔罗〕图多兰 著

李家渔 杨学苜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Radu Tudoran
Toate pînzele sus!

据 Editura tineretului,
Bucureşti, 1954 年第一版译出。

封面设计：林 华

扬 帆 (共两册)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55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9 $\frac{5}{16}$ 插页 4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湖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37,000

书号 10208·152

定价 2.30 元

目 次

第一部 利凡特之门

第一章	每一艘沉船都有它的秘密	3
第二章	人们也有自己的秘密	57
第三章	三月末发生的事	93
第四章	了不起的放排人	132
第五章	船员	161
第六章	灯塔看守人	181
第七章	运往比雷埃夫斯的木材	225

第二部 最后一个海妖

第八章	停泊伊斯坦布尔	253
第九章	“一路顺风，瓦扬先生！”	305
第十章	大海的声音	355
第十一章	奇怪的修道士	375
第十二章	阿德纳娜	407
第十三章	鲨鱼	440
第十四章	另一种危险	479

第十五章	海妖的歌声	515
第十六章	当铁锚陷进泥里的时候	544

第三部 南十字星座

第十七章	不露面的马丁·斯特利克兰	571
第十八章	在非洲海岸	590
第十九章	飓风	617
第二十章	放排人的哭泣	645
第二十一章	巴西的春天	677
第二十二章	同乌拉圭总统比高低	692
第二十三章	阿根廷的监狱	712
第二十四章	一万一千童女峡	746

第四部 阿尔卡卢弗人

第二十五章	“克里斯多弗·哥伦布”酒吧	755
第二十六章	无头邪风	781
第二十七章	黄金海岸	808
第二十八章	阿尔卡卢弗人的村落	837
第二十九章	报复	868
第三十章	勇敢的伊斯梅尔	888
第三十一章	银河群岛的恶老婆子	907
第三十二章	“希望号”又踏上征途	923

第 一 部

利 凡 特 之 门

第一章

每一艘沉船都有它的秘密

公元一八八二年三月中旬，希腊船“珀涅罗珀号”满载着伯勒干平原^①的颗粒饱满、味道香甜的小麦，气喘吁吁地沿着多瑙河的中心河道向苏利纳^②驶去，以便从那里出海，取道帕特里达，开往比雷埃夫斯^③。

船长吉尔·亚尼·基尼斯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和年老的水手，接受过希腊群岛一切风暴的洗礼。不过，在这次旅途中，吉尔·亚尼无论在航行上，还是在生意上，都似乎失算了。去年十二月初，这只船驶进多瑙河以后，在布勒伊拉便被早来的冰冻所阻，不得不在莫钦河汊上过冬。你只要想一想，一只船被河面的冰层封住，一步也动弹不了，不仅不能给船长赚回钱，而且每天还得从他的腰包里往外掏，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一冬里，在船长那皱纹密布的脸上唯一比较平展的一小块地方又添了三道深深的皱纹。

① 罗马尼亚东部多瑙河北岸的产粮区。

② 罗马尼亚东部港口城市。

③ 希腊港口城市。

看吧，这冰着实可恶。夜里，你听见它喀嚓喀嚓地响着，把船帮越箍越紧。木船喘息着，喘息着，就象你趴在地上，背上压着一百奥卡^①重物似的。你梦想着远方的群岛，以及那里的橘子和柠檬，无济于事地用拳头捶打着前舱的升降口，一阵阵烤羊肉的香味正从那里飘出来。水手们——这些扒手！——正在舱里用你的钱大吃大喝。你大声喊叫又顶什么用呢：

“喂，尼古拉；喂，拉吉；喂，盖拉西姆！你们看着点冰！我说，你们是发疯了，还是装聋作哑？”

船周围的冰必须每天打碎，免得把你卡死。可是，这些扒手却呆在暖和的舱里吃烤羊肉，唱着歌儿，有说有笑。

“喂，伊斯梅尔，喂，马卢里斯，你们当心点，我说！你们这是在坑我！”

唉！经过许多这种熬煎人的夜晚，有一天，铅灰色的天空变成了淡青色。冰层开始膨胀、碎裂，接着浮冰流动了。现在可就看你的了，吉尔·亚尼！浮冰带着巨响涌过来，挤压着、断裂着。船长光着头，汗流浹背，脑袋象蒸笼似的冒着热气，在甲板上跑前跑后，绝望地喊叫：

“你们还不如砍了我的一条腿！尼古拉，盖拉西姆！我亲爱的人们！你听不见，尼古拉？你听不见，马卢里斯？强盗们！拉吉，伊斯梅尔，我亲爱的朋友们！快来搭一把手，

^① 重量单位，一奥卡在一二六〇至一二九一克之间。

帮帮忙，你们这些二流子！”

浮冰咯咯作响；木船发出令人伤心的嚓嚓声；吉尔·亚尼绝望地把额头往船的舷栏上碰……

啊，橘子和柠檬在哪里！葱郁的海岛又在哪里！

最后，浮冰总算漂走了，船帮上却留下了裂缝，水通过裂缝渗进舱里。可是，扒手们却用一只手懒洋洋地摇着抽水机，另一只手伸到后背去搔痒。他们仰望着明净的天空，露出种马一样的大牙，欢畅地狞笑着。正是这些牙齿一冬里白吃了船长的烤羊肉。吉尔·亚尼付了二十只羊的钱并且下了帐。二十只羊和十七桶酒。天哪！还有四百五十个面包！——看到这笔帐，你简直要心疼地用双手揪自己的头发！

喂，现在看你怎么到比雷埃夫斯吧！船必须拖到岸上，这得花很多钱。来了五十个手拿绳索、起重吊杆和撬棍的强盗。他们由一个工头领着。这是布勒伊里察的一个大汉，胳膊肘下面夹着一根棒子，腰间别着一把尖刀。

“三十个伊科萨尔^①！”工头说，“你给钱吧。少一个也不干！”

吉尔·亚尼把手指头伸到咽喉处，象一个就要被吊死的人那样打了个唿哨。

“哟嗬！你们这些扒手！”他最后好不容易喘过一口气说，“你们把船拖上岸就要三十个伊科萨尔？我还不如点一

① 上个世纪流通于罗马尼亚各公国的土耳其金币名。

把火把它烧了呢！”

那些人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怀好意地瞪着他。他们整整一冬都没有吃的，要想再遇上另一个身处这种困境的船长，那还得等多长时间啊！

“你要是打算把它烧了，拿一块钱来吧。我去给你弄一公斤煤油来，否则你没法烧！”工头冷笑着说。

“哎，我的好人们，你们发发善心吧！”吉尔·亚尼软了下来，央求道。

“别提善心不善心的话。我们在九月斋的时候才听这一套！”另一个人插进来说，一面用巴掌在肚子上摸了几下。吉尔·亚尼跑过这么多码头，跟脚夫们和其他各种扒手进行过讨价还价，对这个动作非常熟悉。

“瞧你的船多大啊，船家，”又一个人补充道，“它准能装八车皮的货。来回跑上一趟，你就成富翁了！”

吉尔·亚尼吃惊地望着说话的人。直到前天或昨天，这些脚夫连铁路为何物尚且不知道，现在却能够象在伊斯坦布尔或比雷埃夫斯那样用车皮来计算船的载重量了。

“哪儿的话，我的好人们？”他清醒过来以后这样说道，“你说的是哪只船？！一只倒霉的小木船？它能装三车皮就算不错，——就这也超载了，还不知道在半路上会不会沉没。”

可是，说这么多废话干吗？他们要三十个伊科萨尔，你就给他们三十个。明天，他们就会问你要四十个。到那时

候，你可真得去买瓶煤油，一半洒在甲板上，一半洒在货舱里，把船付之一炬。然后，你只好落得搭一只土耳其轻帆船回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这副潦倒的样子，真没有脸面去见祖国的任何一个船长啊！

最后，在绝望的船长的呻吟声中，木船呼哧呼哧、咯吱咯吱地被拖到岸上……啊，老兄，可怜的船啊！船壳上的五块木板被碾得粉碎！现在，另外一些扒手——修船匠们带着木工家伙来了。他们也向你要伊科萨尔。然后，堵漏洞，上油漆，重新跟那帮强盗讨价还价，好让他们把船给你推下水去，不然，它会在岸上变成一堆朽木。没有时间耽搁了。柳树的枝头已经鼓出了叶突，多瑙河灰色的河水已经开始上涨。要是不赶紧装船的话，等下游的其他船长一到，一个星期内，小麦的价格将会上涨十倍……

是的，这一回吉尔·亚尼的航行和买卖都失算了。不过，好歹说吧，如今船已经向下游驶去，向着大海，向着那橘子树和柠檬树已经开花的群岛驶去，把一切忧愁烦恼全都抛到脑后，抛到那波浪汹涌的河流上游，在那里，天空压着三月间阴霾的、与人作对的残云。

“珀涅罗珀号”不太大，差不多象船长本人自卑自贱时所说的那样——是一条双桅小帆船，风帆不多。它所能载的吨数，既不是八车皮，也不是三车皮，天公地道而论，它至多能装大约五车皮货，就象现在这样。装这么重的载，船吃水很深，船体露出水面只有四巴掌高，只能顶住不大的浪涛。至于风暴，你最好别遇上它。可是，即使在这方面，亏

了船长的精明，他在这一带航行的将近二十年里，从来没过过纰漏。他善于等待宜于航行的风，及早躲进港湾里，即使这样一来航程会延宕数日、数星期也在所不惜。

此时将近中午，阳光从正面射来，写在船壳黑油油的厚木板上的船名闪闪发亮。那船名标在艏柱两侧，刚用绿油漆刷过。强劲的风从西面吹来，“珀涅罗珀号”一舷张着主帆，另一舷只挂小幡，船身轻微地摇摆着。照这情形看来，将近下午三点，船才会到达苏利纳。

船长亲自在掌舵。因为在这条狭窄的河道上，风虽说是顺风，却也很危险，他不敢贸然把命运交到任何别人手里。

这位名叫吉尔·亚尼·基尼斯的船长是一个五短身材的人，长着一颗枯瘦的头颅，显得过于宽大的下巴上满是灰色的胡茬子。要不是那双眼睛的话，这种人简直不值两文钱。他的眼睛又小又靠近鼻梁，然而炯炯有神，本身就能说明它们的主人的身价。在衣着方面，吉尔·亚尼跟其他小帆船船长没有任何区别。脚登矮统靴，靴腰藏在灰布裤管里面，那裤管少说也有半公尺宽。腰间，海魂衫外面系了一条宽皮带，上面钉着银扣眼。天凉的时候，就象眼下，再加上一件黑呢短外套。外套的后摆刚到臀部，这样既能御寒，又不至于累赘。到末了，船长那土耳其南瓜一样油光锃亮的秃瓢儿上，戴着一顶蓝色绒线软帽，毛茸茸的顶穗随风飘摆。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他的衣服上没有任何饰物，既没有镀金纽扣，也没有丝绣的锚形图案。可这正好表明他是

一个当之无愧的真正海员。然而，跟世界上一切船长所不同的是，吉尔·亚尼不抽烟斗，而是象男爵和巨商那样抽雪茄。这使码头上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大为惊讶。他们一生中还不曾见过有这种习惯的水手。你说可笑不可笑？船长抽雪茄烟！……他可并不理会他们的大惊小怪，甚至还神气十足地瞧着他们。他继续专心致志地吸着烟，同时满足着自己的两个嗜好：吸烟的嗜好和咀嚼的嗜好，因为，如果说一支雪茄烟有一半烧成了灰的话，另一半则被他用牙齿嚼碎，品尝那烟头的苦涩味。

在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和风吹拂着雪茄冒出的烟，使它变为一些小圈袅袅地飘向船头，同另一股油腻喷香的烟气交织在一起。那烟气正从水手舱里不住地飘出来。水手们全躲在甲板下面（因为上面看不到他们的影子），准备着自己的午餐——在炭火上烤羊肉。羊是昨晚从图尔恰买来的，一只真正的多布罗加种山羊，又肥又嫩，你在伊斯坦布尔根本找不到这种羊。这已经是这次旅途中吃掉的第二十一只羊了！由此你便可以想象，当烤羊肉的香气刺激着为所有吃掉的羊付过钱的吉尔·亚尼的鼻孔时，他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控制住自己，没有扔下手中的舵柄，跳上岸去，让木船随波逐流，瞎撞一气。不过，说实在的，这时船长的心思并不在烤羊肉上面，他考虑的完全是别的事情。船头站着一个陌生人，他胳膊肘靠在舷栏上，身子俯向前面，一动不动地探视着眼前的江水。这是一个偶然来搭船的极为奇特的乘客。吉尔·亚尼两眼死死地盯住他的后脖梗。在他的

身旁，在光溜溜的甲板上，懒散地躺着另一个人，他也许睡着了，也许在做梦，抑或在品味烤羊肉的香味。此人衣衫褴褛，象个流浪汉。他头枕着一个包袱，膝间夹着一杆毛瑟枪。

这两个人并不是船上的水手，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作一番交待。

“珀涅罗珀号”载着五车皮小麦从布勒伊拉顺流而下的那一天，曾经在加拉茨的城墙码头停靠过。船长打算在这里停留一个下午和一个夜晚，因为他有一些帐目需要同居住在这个城里的同胞结算。就在这一天，一个与众不同的旅客乘坐从布加勒斯特开来的火车，沿着刚通车的巴尔布什支线来到这里，走下还在施工的车站月台。这是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中等身材，一双眼睛闪烁着不安的神色，一头黑发，面孔轮廓分明。然而，在他整个面貌中，只有那被太阳晒得油黑的脸才使人感到他已有上述的年纪。其他坐头等车厢的旅客都穿黑色礼服，浆着硬领子，内衬花哨的坎肩，头戴硬沿礼帽。他们穿这种刚时兴的服装，显得笨手笨脚。我们这位青年却穿一身特别的咖啡色衣服，方格子上衣，高尔夫球裤，裤腿卷到膝盖，脚穿苏格兰套袜和尖头胶皮鞋。他穿这身衣服，行动潇洒自如。当其他人正在慢条斯理地穿黑色夹大衣时，他从挂钩上取下一件风衣披在肩上，从行李网篮上拿起一顶旅行鸭舌帽往头上一戴，另一只手拎起一只包了布套的红色小皮箱，打开了车厢的门。还没等火车停稳，他已经跳到月台上。

“这大概是欧洲委员会^①的一个混蛋!”留在包厢里的一位绅士鄙夷地说。

的确,年轻的旅客似乎是一个外国人,不懂得旁边人们的谈话。因为他旅途中一句话也没有说,两眼一直盯着窗外,注视着展现在他面前的景色。可是,一到月台上,他便向行李车走去。脚夫们正在把一口箍着镍铁皮、带着结实锁扣的旅行箱搬下来。包厢里一个邻座的旅客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尾随着青年来到这里,听见他用罗马尼亚语对脚夫们进行吩咐,真是大出所料。

“你们当心点,别碰坏了东西!”

邻座的旅客要是早一点想起去看看那个非常显眼的名片的话,他的好奇心早就得到满足了。我们这位奇怪的旅客从布加勒斯特上车时,顺手将他的手提箱扔到头顶上的行李网上,一点也没想要隐瞒自己的姓氏。小手提箱和行李车上卸下来的大箱子的绊扣上,都挂着镶在皮套里的名片,上面写着:

安 东·卢 潘
工 程 师

① 全称是欧洲多瑙河委员会。它是一八五六年由奥地利、法国、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在巴黎建立的一个机构。总部设在罗马尼亚的加拉茨市。委员会的职能是负责多瑙河航道的疏浚和航行的管理。

“箱子送到哪里，老爷？”一个脚夫问。

“你们去找一辆马车，我马上就来！”旅客吩咐道。

然后，他走近机车，仔细地打量了它一眼，接着，抬起头象熟人似的朝司机微微一笑。

“旅行满意吗，先生？”司机从上面问。

“过了巴尔布什，你们开得慢了一些。”安东·卢潘（我们既然知道了他的名字，就直用其名吧）回答说。

“路基不太结实……再说，那些木桥！听说要将它们改修或者加固。明年，我们就能每小时跑四十公里了……”

交谈了几句以后，我们的旅客就向司机告别，又环视了周围建筑物一眼，然后便向出站口走去。显然，这些新的建筑使他极为关心。他怀着观察一切，了解一切，什么也不放过的愿望，穿过车站，沿铁路线向下走去。他时而久久地停下来，象铁路局稽查官似的察看钢轨、枕木、道岔和信号灯，同司机交谈。

在车站后面，脚夫们费了好大劲才把箱子装上一辆一匹马拉的马车。

“老爷，您坐到前面的车夫座上吧，后面没地方了。”车夫说着，愁眉苦脸地一会儿瞅瞅那箱子，一会儿看看自己的马。

“不用为我担心，”箱子的主人回答说，“我可以步行。”

“上哪儿？”

“把车赶到港口去吧。”

马车夫吃惊地扬起眉头：